

奈曼旗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奈曼旗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编 后 记

当我们编完本辑的时候，正值 1990 年之春。政协奈
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从 1982 年开始已经历了七个
年。七年来，我们在中共奈曼旗委的领导和关怀下，得到
旗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各界的无私援助，许多革命老
前辈以自己“亲历、亲闻、亲见”的社会经历积极提供资
料、热情撰写文稿；旗史志办和档案局的同志为抢救、征
集、整理、出版文史资料始终一惯地给以真诚相助。到目前
为止，我们共征集了 60 万字的史料，撰写了近百篇文稿。
现在借第三辑出版问世之际，向曾经给我们以关怀、支持的
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问候！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几年来，从征集
规划到审稿出版，本会主席侯栋、分管副主席吉木彦同志虽
然年近花甲，但总是事事牵头，亲自挂帅，这三辑《文史资
料》的出版浸透着他们的辛勤劳作的汗水，在他们即将临近离
休之际，我们深表敬慕和谢意！

历史在不断发展。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高举爱国主义的旗
帜，坚持“存真求实”的原则，扎实实地把文史工作做好，
争取“一年更比一年强”。

——编者

1989年12月

目 录

- 和陶铸政委在一起的日子 协尔巴拉 (1)
巩绍英诗抄 (8)
于德水烈士传略 杨晓春 (10)
- 奈曼的隶属演变 希儒博 (17)
一幕嗣子袭爵的闹剧 希儒博 (28)
伪满洲国奈曼旗警察系统概况 李海晨 (36)
日伪协合会及其在奈曼的统治 金长岭 马德山 (40)
奈曼旗兴农合作社 梁凤云 (47)
奈曼旗的“老头会” 李海晨 (52)
- 擒匪巢 炮匪首 一箭双雕 协尔巴拉 (58)
梁洛布等其人 杨晓春 (63)
- 全家出劳工 程恩英 (71)
疯狂的报复 张立 (77)

- 奈曼旗蒙古族姓氏浅解 原著：力蛮·达日玛
翻译：希儒博（79）
- 解放前的大沁他拉街 王吉祥（88）
- 垦务局村村名的由来 田爱军（93）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奈曼旗委员会组织史资料 （94）
- 学宗东鲁 派衍西河
——奈曼旗卜氏家族溯源 胡永平（107）
- 编后记 编者

和陶铸政委在一起的日子

协尔巴拉

1946年10月，由于辽西战场形势发生变化，阜新、彰武、黑山、北镇及法库、康平等地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辽宁省省委决定将地处辽吉和热河接壤的边缘地区——奈曼旗做为我军战略转移的后方根据地。其间，辽吉一地委和五地委的路西分委及所属的路西支队，阜新县委，县大队、蒙民大队和其它各县的机关干部、被服厂、医疗队等后勤机关都陆续撤至奈曼旗。

为了总结在辽西战场上暂时失利的教训，辽宁省委书记陶铸同志（对外称陶政委）也来到了奈曼旗，并在此工作了一个多月。当时，我任东蒙自治军骑兵二师十五团（驻奈曼）副团长，和陶铸政委在工作中有较多接触，亲眼所见，亲耳聆听了陶铸同志对辽吉一、五地委及奈曼旗各项工作的安排和指示，对少数民族干部、战士的关心、教育和培养，感慨至深，令人难忘。虽然时间已过去40余年，有些事我仍记忆犹新。

陶政委来奈曼后，主持召开了一、五地委及各县干部和奈曼旗党政干部参加的总结大会。会上，陶政委客观地分析了东北战场的形势，传达了党中央对东北根据地和内蒙古少

数民族地区的方针政策，总结了辽吉战场暂时失利的教训，对一、五地委的干部做了调整，使一部分一度产生悲观消极情绪的干部重新振作起来。也使刚参加工作不久的蒙、汉族青年干部受到了革命传统和马列主义教育。我参加革命不久，听了陶政委的几次讲话之后，感到他讲的道理又新鲜、又深刻，坚定了我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的决心和信念。

奈曼旗当时解放不久，五地委派遣来的汉族干部和当地的蒙族干部尚不了解。1946年9月，在王爷苏达那木达尔济和土匪头子洛布等的策划下，十五团的四连和三连一部分官兵（共60多人）发生叛乱，和原内蒙骑兵第六支队的尼木德带领的叛匪700多人及开鲁一带的土匪200多人汇集在一起，对旗大队驻地八仙筒发动了进攻，致使罗云彪大队长牺牲。这一事件的发生，使蒙、汉族干部之间的猜疑进一步加深。产生了一些思想矛盾。

为了搞好各民族干部之间的团结，加强根据地的建设，陶政委在了解这一情况后，亲自主持召开了奈曼旗各族干部参加的总结会议。陶政委严厉批评了有碍民族团结的错误作法，并对旗委、旗政府、联合会旗支会、十五团及旗大队的干部进行了调整。这样，不仅提高了各部门的干部素质，而且使蒙、汉族干部之间消除了隔阂，加强了各民族干部群众之间的团结。

由于十五团的政治委员陈玉良调走，陶政委两次找我个别谈话，要我接任十五团政委一职。我说：“我还不是党员

啊，也缺乏做政治工作的才能！”陶政委鼓励我说：“你今天不是共产党员，明天还不是吗？”于是，在陶政委的鼓励支持下，我担任了十五团的代理政委。

陶铸政委非常重视党的民族政策和统战政策。一次，由阜蒙支队转交给我们可以嘎拉僧活佛为首的五名活佛、喇嘛，要我们把他们护送到乌兰浩特。开始，我对他们有厌恶情绪，认为他们都是寄生虫，败类，所以对它们不重视，不照顾。陶政委知道这件事后，把我叫了去，对我批评教育说：

“你们蒙族老人很信仰喇嘛教，我们对待他们（指嘎拉僧活佛等人）不能太‘左’。再说，这个活佛是拥护我们内蒙古自治章程的。他愿意来乌兰浩特工作，反对蒋介石，我们要照顾他们，保护他们。这是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我当时还不知道统战政策这个新名词及其意义，陶政委耐心地给我解释，我才对这一政策有了初步了解。后来，我们精心地照料嘎拉僧活佛的生活，并将其安全护送到乌兰浩特。在嘎拉僧的影响下，有很多在敌占区的活佛喇嘛都纷纷来到乌兰浩特，参加反蒋反战的革命活动。

陶政委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关心少数民族干部和战士，在这些同志心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7年11月份，陶政委要离开奈曼了，但对我们十五团干部、战士们未解决过冬棉衣问题却非常焦急。临走时，让秘书通知我，要我们团派两个排的兵力和三辆车跟上他，到后方给我们解决棉衣。于是，经过研究，由我带一连人和三辆大车，跟着陶政委过开鲁直奔五分区所在地——鲁北。

我们渡过了西辽河，由于天气渐冷，同志们又衣服单

薄，二师的包云青参谋长有点感冒，休息时他在背风处蹲着，被陶铸同志发现了。于是，陶政委走上前去热情地询问了情况后，若有所思地左右环顾，发现路西支队司令员孙兴华同志在不远的地方和人谈话，陶政委大声喊让孙司令来一下。孙司令身穿狐狸皮领羊羔皮大衣，应声来到陶政委面前。陶政委笑着以商量的口吻对孙司令说：“老孙，你看，包参谋长衣服薄感冒了，把你的这件大衣给包参谋长穿吧，你回大沁他拉再做一件，可以吗？”孙司令笑着敬礼说：“遵命！”马上把大衣脱下来递给包参谋长。包参谋长再三推辞不过，只好接过来穿在身上。而后流着热泪举手向陶政委敬礼说：“谢谢首长的关怀！”又向孙司令员敬礼说：“谢谢孙司令员！”这一感人的场面，使我们在场的人都流了泪。

我们继续行军到开鲁西扎兰营子一带时，突然在一小村与百余名敌人遭遇。敌人在村中向我们猛烈射击，距离我们只有300多米。陶政委的警卫人员立即挖简易工事，要求陶政委隐蔽，但陶政委却泰然自若，沉着地指挥我们以密集的火力压住敌人。待敌人被强大的火力封锁住之后，陶政委大声命令：“骑兵出击，消灭敌人！”我马上向陶政委请战，要求让我的一连骑兵出击。陶政委看了我一眼，用手势坚决制止。随后命令长江骑兵团立即出击。长江骑兵团团长带领150多骑兵在两挺机枪的掩护下从左面呈扇形包围进攻。敌人挡不住这凌厉的攻势，夺路向开鲁方向逃窜。我看着这激动人心的战斗场面，心里觉得很委屈，认为陶政委看不起也不相信我们。待敌人逃跑后，陶政委才命令我们：“协团长，你带一连人马上从右侧追击敌人！”我连马上遵

陶政委命令沿辽河左岸追击敌人，边追边打，击毙敌人30多人。长江骑兵团打死、俘虏敌人50多人，只有20多敌人渡河逃跑了。

战斗结束了，陶政委发现我非常羡慕地看着长江骑兵团的指战员们在整理战利品，走过来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们少数民族武装人员有限，伤亡多了，不易补充啊。”听了陶政委的话，我才明白了他不让我们连首先出击的良苦用心，大家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

途中，刘述刚司令员指挥的二十六团在战斗中缴获了十几头敌人的给养牛，陶政委告诉刘司令员挑一头最大最肥的牛给我们连。晚饭时，战士们吃着又香又肥的牛肉，一个个都感激首长对我们少数民族部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

我们同敌人遭遇的第二天早晨，从开鲁城里出来了大批步兵和骑兵，携带重迫击炮，从侧面攻击和堵截我们，防备我们包围攻打开鲁城。我们边战斗、边行军，向扎鲁特旗方向行进。虽然没有伤亡，但也得谨慎迎战，所以，直到下午2点我们还未吃上午饭，后来，敌人的枪炮声稀了，部队仍在缓慢地行进，陶政委的警卫员前来叫我和包云青参谋长到附近的村子里去见陶政委。陶政委一见我们的面，马上亲切地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累了吧，一定很饿。”我们二人同时回答说：“不累，也不饿。”心里却感到很温暖。陶政委笑着说：“来，先擦擦脸，我给你们吃我从奈曼带来的西哈模（奶油）黄油、奶豆腐、炒米和饼子。这是蒙族同志最愿意吃的东西，你们饿了，快点吃吧！”边说边把东西都摆了出来。我们看到陶政委带的东西也并不多，就再三诚恳地

说：“我们不饿，一会就开饭了，这是首长随身携带的干粮，我们不能吃。”陶政委看我们执意不吃，就佯装正色地说：“我让你们吃，你们就吃嘛！客气什么呢？”没办法，我们只好吃了。陶政委看到我们狼吞虎咽地大吃大嚼的样子，慈祥地笑了。

我军离开开鲁境地，向扎鲁特旗行进。但开鲁的守敌却继续尾追我们，用重武器从后面和侧面向我们进攻。我们各部队在陶政委的指挥下，毫不紊乱，沉着迎战，边打边走。敌人为了堵截我们，偷偷地派一队骑兵迂回到我们的左前方，突然用机枪向我们射击。正在这危急时刻，突听右前方响起了高射大口径机枪声和燃起了燃烧弹燎原的火光。敌人纷纷溃逃，危险解除了。

我们用望远镜观望，看见了五分区高体乾司令员和曾敬凡副政委策马来迎接我们。我们高兴得跳起来，战斗的疲劳一扫而光。两军会合后，干部、战士互相问寒问暖，欢声笑语响彻了扎鲁特草原上空。

我们又走了两天，来到了鲁北西南的烧锅地，五分区后勤部按照陶政委的指示，配给我团 500 套棉衣。满载棉衣的三辆大车在五分区步兵的护送下安全通过开鲁敌占区，于 11 月中旬赶到大沁他拉。在第一次寒流袭来之前，我们十五团干部战士穿上了厚厚的棉衣。

和陶铸同志在一起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给我们许多蒙族干部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也给我们后来的革命生涯

造成了根本的影响。我们深深怀念陶铸同志。

杨晓春 整理

注：协尔巴拉同志解放战争时曾经任蒙骑二师十五团副团长，兼政委、十三团团长等职。离休前任内蒙古巴林林业局局长。

巩绍英诗抄

巩绍英系阜新市清河门人，早年投身革命，曾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长期在山西牺盟会工作。抗战胜利后，随军奔赴东北地区开辟工作，1947年2月任辽西分委宣传部长时带队来奈曼，任土改工作团团长，同年10月任旗委书记，1948年10月调四平市任市委副书记。建国后历任辽西省文教厅厅长、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等职。1973年因心脏病猝发逝世。

巩绍英同志一生勤奋好学，在戎马倥偬和繁忙的工作间隙，潜心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写出了六百多首诗词，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工作者和诗人。在奈曼工作期间，不仅领导全旗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推翻了封建统治，而且在《胜利报》上撰文，记述了奈曼旗的土改斗争，还写下了许多赞颂土改诗歌。现将征集到的两篇诗稿奉献给读者，以资纪念。

奈曼旗土改参军运动

(一)

一出龙城塞，穷沙烟火稀。^①
力耕声虎吻，停绩泣牛衣。^②
鱼腹呼陈胜，香盆迎岳飞。^③
喜逢时雨降，万卉转芳菲。

(二)

春风移岁序，绝塞换新装。
万古冰川溃，千条柳带长。④
翻身焚地契，授甲上疆场。⑤
保得江山固，还邀凤鸟翔。⑥

注释：

- ①龙城，又名和龙城、黄龙城、龙都，故址在今朝阳。
- ②豪虎吻，指粮食喂了地主，此二句指农民处于“男子沙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境地。
- ③指史记《陈涉世家》中鱼腹丹书的故事。
- ④冰川溃，指封建制度崩溃。
- ⑤授甲，参军。
- ⑥凤鸟翔，民谚云“九凤朝阳”。

(李海晨 抄录)

于德水烈士传略

杨晓春

于德水烈士，1934年出生在河北省易县大龙华乡安格庄北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于老培终生务农，艰难地维持着一家4口人的贫困生活。

河北省易县是遐迩闻名的清西陵所在地，这个后靠永宁山，西傍紫荆关，东临燕下都，南依华盖山秀丽山邑，是皇帝老子选中的风水宝地，但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却日趋艰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上了这块土地，老百姓都被迫流离失所，生活更是苦不堪言。于德水一家吃了上顿没下顿，由于貧困交加，母亲在于德水十几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家里无女伴，小德水小小年纪就负起了繁重的家务劳动，洗衣、做饭，起早贪晚。父亲和弟弟早出晚归下地劳动，全家挣扎在饥饿和贫苦之中。

1939年，25岁的于德水长成了小伙子，但由于从小生活困苦，长得又瘦又小，体质很弱。全家苦挣苦攒，好不容易为哥哥娶上了媳妇，但哥哥婚后全家的生活更难以维持。正巧，阜新煤矿前来招收工人，于德水狠了狠心。卷起了铺盖，辞别了父兄含泪离开了家乡，和一百多饥寒交迫的穷苦弟兄闯了关东，来到了辽西的煤都阜新新邱煤矿。进矿

以后，老板得知他会做饭，又看他人单力薄，下矿井也干不了太重的活，于是就叫他到孙家湾的饭馆摊煎饼。在饭馆干活虽然累，但残羹剩菜却勉强能填饱肚子。20几年贫困的生活，使他养成了节俭的生活习惯，老板每月发给的微薄工资，他都舍不得花，一点点都攒起来。仅三、四年的时间，竟攒了200多元钱。

1934年7月，于德水的同乡、本族叔叔、地下党员于宝琪同志受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派遣，到阜新新邱煤矿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孙家湾意外地遇到了于德水。于宝琪同志因和新邱煤矿一个坑口的把头佟志忠十年前曾在吉林省梅河口混过事，是老相识，所以很快就落下了脚，并在矿上挂上了工。根基扎实了，工作也逐渐开展。这些都需要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汇报。于宝琪通过几十天的接触，物色了两个较可靠的同乡，一个叫杜焕武，一个叫陈玉林。想叫二人以回家探亲的名义带信去当时驻在河北阜平牛庄北沟的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汇报前一阶段工作，并请示下一步工作要点。但苦于没有路费，和把头借又不方便，所以思前想后想起了于德水，和于德水一说很痛快地答应了，借给了200元钱，并说这钱是准备捎回家中给老父亲养老送终的。于宝琪当时向他表示，钱到家后就还，交给你们家，我做保。一个月后，杜、陈二人从河北返回，圆满完成工作任务，并带回了于德水大哥收到钱的条子。于德水很纳闷儿，心想：杜、陈二人家里很穷，自己也没什么钱，用什么钱还的帐呢？于是他就问于宝琪，于宝琪看他很实在老实，从谈话中也看出他对日本鬼子和汉奸、狗腿子的恨，又是同乡、本

族侄子，同时也有意发展他为党工作，就将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并和他彻夜长谈，给他讲了许多革命道理，讲了国际和国内的斗争形势，讲了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干什么的，讲了穷人翻身闹革命的道理。听了这些第一次听到的事，于德水又新奇又高兴，凭着20多年的辛酸生活和对本族叔父的信赖，当即表示愿意跟着叔叔干。从此，于德水走上了革命道路。

根据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的指示，新邱矿的地下党组织工作方针是扎根在地、团结群众、长期埋伏，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有机会做点经济工作。为了有一个保险的活动场所，便于开展地下工作，经于宝琪同张玉山、杜焕武、陈玉林、于德水等人研究，利用于德水会做饭的手艺，想办法取得把头佟忠志的支持，在新邱矿中部开了一个煎饼铺。于德水辞去了孙家湾饭馆的差事，来到了新邱矿煎饼铺。这个煎饼铺由于宝琪的爱人推磨，陈玉林负责外出采购和招待，于德水专管摊煎饼。煎饼铺名义上是为坑口的工人开的，所以工人们很欢迎，工余时间经常到这里聚一聚，为地下工作者团结和发动群众创造了有利条件。煎饼铺还带点冷餐、些酒之类的东西，连日本人也进进出出，有时喝完就走，同志们也不和他们计较，无形中日本人成了煎饼铺的“义务卫兵”，因此这个小铺子粮食配给及时充足，买卖兴隆。连矿井里吃煎饼喝酒也得掏钱，一般没有敢无端闹事的，煎饼铺实际上成了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向上级部门汇报联系工作，也是通过煎饼铺的同志们来完成。于德水同志在煎饼铺里工作，严守地下工作者的纪律，非常机警、认真地处理发生在周围的各

种事情。同志们秘密召开会议，他都为同志们放哨站岗，为组织传递消息也一次未出过差错，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他逐渐成熟起来。

1944年8月，于宝琪和于德水两人以回乡探亲的名义赴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并通过组织对于德水进行考察，经于宝琪介绍、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批准，吸收于德水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于此，于德水成了我党地下工作的先进分子。

于宝琪和于德水二人从河北返回后，抗日斗争的形势已经好转，矿山的斗争也日趋明朗化，党组织将矿山的“特殊工人”首先组织起来，带领他们针锋相对地同日本人开展斗争。敌人叫“高产”，工人们则故意破坏机械，爆破堵塞掌子面制造“低产”。为了加强对矿上斗争的领导，煎饼铺停了业，党员全部深入生产第一线。于德水被安排在坑口把头家里做饭，以监视把头与日本人的动向，随时将消息传递出去，为组织及时做出斗争决策提供情报。

“八·一五”光复后，新邱煤矿“特殊工人”和进步矿工组织起了几百人的武装，配备了枪支弹药，并同从锦州来的八路军配合，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接受了阜新县城。党组织考虑到国民党部队长驱直入向东北进犯，我军可能要做战略转移，于德水同志始终未暴露身份，便于隐蔽，决定让他继续留在矿山。但他已被如火如荼的斗争所吸引，执意要求到斗争第一线去。经过他再三请求，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要求，于1945年10月末调他到新成立的阜新县大坝区，开展减租减息工作。从冷峻神秘的地下工作环境中来到了沸腾火